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唐 鑫^{**} 张树彬^{***}

【内容提要】 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但被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判决合并无效、恢复两党，这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和尼泊尔政局近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斗争导致尼泊尔共产党实质分裂，同时尼泊尔最高法院对“尼泊尔共产党”名称归属的判决也导致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宣告无效。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指导思想和国家治理方面形成僵局，重要外因是印度和美国采取的威胁、利诱和分化。尼泊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得到的深刻教训是：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尼泊尔国情成功结合；必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形成强大领导核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关键词】 尼泊尔共产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宗派主义 指导思想 国家治理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1.06

2021年3月7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决定将“尼泊尔共产党”（Nepal Communist Party）这一名称判给瑞希拉姆·卡泰尔（Rishiram Kattel），宣布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CPN-UML，简称尼共（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CPN（Maoist Center），简称尼共（毛主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新动向研究”（项目批准号：18BKS045）的阶段性成果。

^{**}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河北经贸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教育部备案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中心) 2018年5月17日合并组建的尼泊尔共产党(NCP)注册无效。^①尼泊尔选举委员会2021年3月9日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取消尼泊尔共产党,恢复组成该党的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并告知两党如果希望再次合并可在15天内用一个新的名称重新注册。^②最高法院的判决和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从法理上正式宣告尼泊尔共产党还未完成实质合并就正式分裂。尼泊尔共产党^③的分裂,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强烈冲击,尼泊尔政局也进一步陷入不确定之中。尼共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值得深入分析。^④

一、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直接原因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并走向分裂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2020年12月20日尼共共同主席、尼泊尔总理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向总统建议解散众议院并得到批准,尼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奥利派系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提议对奥利做出“纪律处分”;一个是2021年3月7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判决瑞希拉姆·卡泰尔胜诉,宣判选举委员会2018年同意尼共登记注册的决定无效,从而导致其在法理上停止存在。这两个节点分别对应着党的“实质分裂”和“法理分裂”,前者的直接原因是尼共内部的宗派斗争,后者的直接原因是尼共登记注册的程序问题。

(一)“尼泊尔共产党”名称的法理争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进入低潮的背景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成为世界瞩目的亮点。尼泊尔的共产党组织繁多,相互关系复杂,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长期

^① Tika R. Pradhan, “Supreme Court Awards Nepal Communist Party to Rishiram Kattel,” *The Kathmandu Post*, March 7,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3/07/supreme-court-awards-nepal-communist-party-to-rishiram-kattel>

^② “Election Commission Decides to Notify UML and Maoist Centre about their Separate Identities,” *The Kathmandu Post*, March 9,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3/09/election-commission-decides-to-notify-uml-and-maoist-centre-about-their-separate-identities>

^③ 本文出现的无后缀的“尼泊尔共产党”和“尼共”均指2018年5月17日由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合并建立的尼泊尔共产党(NCP)。

^④ 黄正多、王巍:《2020年尼泊尔政局激烈动荡的原因及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第160~167页。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以来，尼泊尔的共产党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团结、强大的尼泊尔共产党。因此，不带任何后缀的“尼泊尔共产党”的名称是一面旗帜，有着很强的感召力。2018年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对于合并之后的党的名称，当然也希望定为没有后缀的“尼泊尔共产党”。

尼泊尔对于政党名称的认定有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尼泊尔宪法和法律，新政党申请注册的名称和标志不能同已有政党的名称和标志相同或相近，需要有明显的区别。尼泊尔选举委员会是负责政党注册登记的专门机构，因此对于新政党的名称和标志是否符合规定，首先由其来判断，如果仍然存在纠纷，可以由尼泊尔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2018年5月17日，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同时宣布解散，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名称为“尼泊尔共产党（NCP）”，加上缩写“NCP”是为了同在2013年注册的由瑞希拉姆·卡泰尔担任主席的“尼泊尔共产党”相区别。选举委员会很快在6月初便同意了尼共的申请。^①

然而瑞希拉姆·卡泰尔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对于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不满。瑞希拉姆·卡泰尔曾是尼共（联合马列）的领导人之一，1998年尼共（联合马列）因为同印度签订水资源分享协议的问题而分裂时，他同巴姆德夫·高塔姆（Bamdev Gautam）一同加入了分裂出去的新政党——尼泊尔共产党（马列）[CPN-ML，简称尼共（马列）]；由于该党在选举中几乎一无所获，高塔姆和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于2002年年初重新回到尼共（联合马列），但瑞希拉姆·卡泰尔由于对尼共（联合马列）的“人民多党民主”有异议，选择继续留在尼共（马列）。2007年1月，瑞希拉姆·卡泰尔同党内领导人钱德拉·普拉卡什·迈纳利（Chandra Prakash Mainali）发生冲突并分裂出去，同另外两个共产党组成尼泊尔共产党（统一）（CPN-Unified），又在2013年同其他五个党派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瑞希拉姆·卡泰尔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反对选举委员会准许尼共登记注册的决定，认为仅仅将缩写NCP加上括号包含进政党的正式名称之内并不是明确有效的区分方式，因为他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的简写也是“NCP”，属于名称相近。瑞希拉姆·卡泰尔一面试图同尼泊尔大会党等在野党联络寻求支

^① “Ruling Communist Party Gets its Contested Name,” *The Kathmandu Post*, October 27, 2018.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18/10/27/ruling-communist-party-gets-its-contested-name>

持，一面向选举委员会提出抗议。然而，尼泊尔大会党对支持瑞希拉姆·卡泰尔并没有什么兴趣，选举委员会也在2018年10月26日认为尼共的登记符合规定。于是，瑞希拉姆·卡泰尔决定向最高法院上诉。^①

最高法院对“尼泊尔共产党”名称的判决决定了尼共的命运。2018年12月7日，瑞希拉姆·卡泰尔的委托律师丹达帕尼·鲍德尔（Dandapani Poudel）向最高法院提交诉状，请求认定选举委员会允许以“尼泊尔共产党（NCP）”登记注册的决定无效，因为它违反了2017年《政党法》第6（e）条的有关规定。^②虽然最高法院接受了诉状，但直到两年多以后的2021年2月25日才举行了案件听证会。^③2021年3月7日，最高法院做出了瑞希拉姆·卡泰尔胜诉的判决，裁定选举委员会对尼共的登记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是无效的，同时恢复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④这一判决完全改变了尼泊尔的政治天平，使一度陷于劣势的奥利派系获得了转机。2021年4月1日，最高法院驳回尼共（毛主义中心）主席普拉昌达（Pushpa Kamal Dahal-Prachanda）于3月30日提交的要求重新审查最高法院3月7日做出的解散尼泊尔共产党（NCP）、恢复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判决的复审理求，宣告该案件完结，这标志着恢复尼共的最后一丝希望的破灭。^⑤

表面上看，尼泊尔共产党的法理终结是由于一个登记注册的程序问题导致的，但它并不是尼共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尼泊尔共产党名称案件的审理判决时间一拖就是两年多，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共产党是占议会众议院议席近三分之二多数的执政党。选举委员会本可以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前更有效率地解决尼共的党内争端，决定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泊尔派

① “Ruling Communist Party Gets its Contested Name” .

② Tika R. Pradhan, “What if Supreme Court Gives Nepal Communist Party to Kattel?” *The Kathmandu Post*, February 27,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1/02/27/what-if-supreme-court-gives-nepal-communist-party-to-kattel>

③ “Supreme Court to Issue Verdict on Nepal Communist Party Name on March 4”. *The Kathmandu Post*, February 25,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2/25/supreme-court-to-issue-verdict-on-nepal-comminist-party-name-on-march-4>

④ Tika R. Pradhan, “Supreme Court Awards Nepal Communist Party to Rishiram Kattel”.

⑤ Tika R. Pradhan, “Supreme Court Rejects Dahal’s Petition Seeking to Review the March 7 Decision of Reviving the UML and the Maoist Centre,” *The Kathmandu Post*, April 1,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4/01/supreme-court-rejects-dahal-s-petition-seeking-to-review-the-march-7-decision-of-reviving-the-uml-and-the-maoist-centre>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系哪一方是合法的。但选举委员会却由于受到来自两大派系的巨大压力，一直拖到最高法院判决恢复议会众议院之后才做出判决。如果这个判决在尼共党内比较团结的情况下做出，尼共的法理终结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因为各方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程序问题而再次登记注册。因此，即使是作为直接原因，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不是最重要的。

（二）奥利派系与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的斗争

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的宗派斗争，是导致尼共实质分裂的根本原因。自尼共 2018 年 5 月 17 日宣布合并起，党内各派的较量就伴随着党的合并整合直至终结的全过程，而各个派别也在其中出现分化和组合。从 2019 年 5 月起，党内主要分为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两大派别，而正是这两大派系的互相攻讦，导致尼共先是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以后出现两个中央委员会，接着在 2021 年 3 月尼共被判决法理终结以后没有了任何恢复的希望。两大派系的斗争过程持续而复杂。双方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集中体现在 2020 年 11 月普拉昌达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提案”以及奥利对此的回应这两份文件中。^①

2020 年 11 月 13 日，普拉昌达在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交了“提案”，对奥利提出严厉批评。提案认为，当前党的发展和党对国家的领导面临着困境，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全党蔓延；党中央的决定无法落实，“党在今天难以领导政府，相反，政府正以某种方式管理我们的党”；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正酝酿着新的阴谋。提案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奥利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独断主义思想与工作方式，并且从四个方面对奥利展开了批判。

一是奥利违反尼泊尔共产党一致的思想政治基础和精神。提案指出，奥利“从不谈论社会主义，从不发展人民民主，从不探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也从未通过政府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实际上，他助长政治掮客和官僚主义的风气，推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以机构而非党、思想或是政策计划的名义，以落后的形式和观念发展自己的个人

^① 本部分涉及的奥利和普拉昌达的观点内容均来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普拉昌达向尼泊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递交的“提案”和 2020 年 11 月 28 日奥利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回应”。为行文方便，下文涉及这两份文件中的内容不再另作标注。参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UXmKHur9WDSO8G0Y0JMUlDDK1wm_Tgf/view；<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fi4jrDwI1szaGpadoL7ZlBYuutHFnm/view>

团体，进而破坏我们党内部的团结统一。”提案指责奥利破坏共同党主席制度，企图架空另一位主席；他还破坏国家的联邦制原则，削弱各省的权力，让各省唯中央政府是从。

二是奥利危害党的组织机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执政方式。提案指出，奥利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原则，拒绝民主讨论和集体领导，奉行“个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他抵触会议和讨论，试图让集体为他的个人决定负责，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和倾向，盲目自大，以极端的方式打压反对的声音。奥利利用权力进行宗派活动，安插亲信到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去，排挤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党员干部。在奥利的阻挠下，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无法落实，他反而千方百计绕过党的机构和组织程序单方面做出决定。

三是奥利在政府治理工作上的失败和不作为。提案批评奥利不仅拒绝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反而要使国家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奥利一方面不在党内讨论国际国内重要议题，一方面建立起一个服从于他个人的烦冗庞杂、管理混乱的体系，“他像对待私人秘书一样对待部长会议，他让秘书和部长们一起接受培训和指导，并要求所有人向他的私人发言人提交工作进展汇报。”奥利领导下的政府贪污腐败、丑闻丛生，拒绝听从党内同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我行我素地进行人事任免和政策制定；奥利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准备不足，无视劳动人民的困苦，未能有效遏止疫情的扩散；奥利还企图控制其他重要的国家机构，在议会中制造分裂；他采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政治投机，单方面同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CC)讨论援助协议，漠不关心国内和平进程的推进。

四是奥利违反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的最新决定。提案认为，奥利在党中央常委会于2020年9月通过问题解决工作组报告后，继续违反中央决定，单方面任命国家机构人员和驻外使节，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全国发展另一套组织。奥利作为政府总理，秘密会见印度情报组织负责人，更是严重损害尼泊尔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普拉昌达在提案的最后表示，“我希望卡德加·普拉萨德·夏玛·奥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积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宪法和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尊严，能够在必要时为党和国家建设做出应有的牺牲。”其含义是，要求奥利向中央做出自我批评，并主动辞去党的共同主席和政府总理职务。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普拉昌达在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提案”，当然没有与奥利“协商”。奥利在2020年11月18日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愤怒地表示，“提案”中对他的指控“荒谬、虚假而又充满错误，我必须对其进行澄清。”^①11月28日，奥利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他的回应文件，对普拉昌达“提案”的责难做了全面驳斥。

第一，奥利指出，普拉昌达的“提案”实际上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在“分裂党”。奥利表示自己始终在为党的团结努力，普拉昌达的所谓“提案”违反了党章党规，因为这份文件并没有同他“协商”；“提案”还被散布到党外被大肆报道，为反党反共势力提供了弹药；奥利指责普拉昌达将党内不同观点的区别夸大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实现党的团结，而是要把奥利彻底打倒。他说：“您（指普拉昌达——作者注）不仅诽谤我违反了党的政策和我国的宪法，还侮辱我试图非法修改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受到如此严重指控的人根本无法通过‘自我批评’来赎罪，……您对我的指控是对我个人的一次挑战——如果指控最终成立，我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并承担破坏党内团结的责任——尽管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

第二，奥利对普拉昌达个人在历史上的种种表现作了“揭露”。奥利指责普拉昌达“醉心于争夺权柄”，从2017年决定组成左翼联盟选举之时就存在着矛盾；普拉昌达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就企图“颠覆政府”并“排挤前尼共（联合马列）的党员干部”。普拉昌达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是他的“一贯作风”，擅长使用“游击队时期的阴谋诡计”而不是民主的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第三，奥利批评普拉昌达阻挠两党合并进程，破坏党的团结。奥利在回应中提出，2017年新宪法颁布后的首届众议院选举，由于普拉昌达不同意使用“太阳”〔同时也是尼共（联合马列）的选举标志〕作为左翼联盟的选举标志，导致战果没能进一步扩大。奥利称，是普拉昌达在谈判中主动提出不担任总理，并提议由奥利担任，两党共同组建新政府；而普拉昌达却散播“政府不稳定”的消息，阻挠政府施政，企图架空奥利所担任的总理和党主席职务。奥利还表示，党主席的人选必须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

^① <https://gorkhapatraonline.com/mainnews/2020-11-19-26743>

第四，奥利谈到了他对党政权力关系和分配的意见和看法。奥利表示，2019年年底尼共中央书记处对奥利主管政府、普拉昌达主管党务的分工的决定，并不是说一位是“执行主席”、另一位是“名誉主席”，“我们二人都是拥有执行权的主席，只是我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担任主导国家事务的国家总理，党内的则由普拉昌达同志来完成。”奥利表示，为了“配合普拉昌达的工作”，他不再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但发现普拉昌达开始组织自己的“小集团”。奥利表示自己仍然赞成2020年9月党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不过他的理解是：“在国家的政策制定、主要的政治任命以及政府执政的政策方面，政府必须与执政党的领导人进行协商。但党和政府之间不可能就部长会议的每次任命、每项决定都达成共识。”奥利认为普拉昌达是希望以“传统的共产党政权”的方式来代替“多党选举政府的宪政体制”，捆住总理的手脚，而最终责任却要总理一人负责。奥利还公开表示，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党主席，也不再参加议会选举，呼吁老一辈领导人承诺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

第四，奥利还表达了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他驳斥了普拉昌达指责他搞资本主义的指控，表示政府一直在推进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制度既不是传统的议会制，也不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正朝着比传统民主更好的民主前进。”“我们今天正在建立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是带有我国特色的，它面向社会主义而又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奥利提出，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要“为社会主义做准备”，而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此外，奥利也承认自己赞成人民多党民主理论，承认党内对党的历史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

第五，奥利对普拉昌达有关政府治理的指责作了回应。奥利谈到了政府施政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认为自己推动美国千年挑战公司援助协议的做法没有问题，指出虽然在国家层面各省是有一定自治权，但在统一的尼共层面确实是按照民主集中原则建立的。奥利反过来指责普拉昌达对自己存在偏见、思想混乱且表达模糊不清，在“反对暴力”和“人民多党民主”等问题上态度不明朗。

最后，奥利重申他会遵守党的纲领，保卫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推动尼泊尔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他表示愿意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宣布退休”“告别政坛”，呼吁全党尽快完成党的合并整合进程，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

可见，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党内的合并整合进程遭遇三大难以解决的僵局。到2020年年底，事态已很难挽回。

二、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权力分配、指导思想、国家治理三个方面是实现尼泊尔共产党完全整合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尼共党内各宗派之间的斗争、分化、组合，就是围绕这三大议题展开的。党内两大派系对这些问题形成了三大僵局：权力分配僵局、指导思想僵局和国家治理僵局。从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宣布合并组建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到尼泊尔共产党被最高法院判决法理终结，这近三年的时间内各派在这三个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这是尼共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尼泊尔自身在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国博弈，尤其是印度和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企图，是尼共合并失败的最重要外因。

（一）权力分配僵局

回顾尼共两党从合并到分裂的全过程，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较量是最为鲜明的线索。而这些权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党内权力，即党主席、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地方党委及部委、党领导的群团组织等；一类是国家权力，即立法机构的联邦院、众议院、省议会席位、议长和副议长、尼共议会党团领袖和党鞭等，行政机构的中央政府总理、内阁成员，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以及省长和首席部长等。在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合并之前的谈判中以及尼共成立以后各派的较量中，不少党政权力分配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不过，随着尼共两党正式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两个触及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一方面，随着党际关系变为党内的派别关系，党内各方力量发生了重组，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的界限不再清晰，这应该说是党的整合的必然，但其造成的重要影响是奥利派系在党成立之初对党政机构的绝对掌控力不复存在。随着合并进程的推进，尼帕尔、高塔姆等原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转而支持普拉昌达，奥利派逐渐成为少数派，而愈发强大的党内反对派则更加自信，要求改变此前确定的权力分

配等式。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合并谈判之时奥利方面的强大，在党政权力分配问题上的一些结构性的安排就已为争议埋下伏笔。主要的问题集中于党的共同主席制度和内阁成员组成上，而这两个问题直指党政权力分配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由于双方互不退让，形成了在权力分配方面的僵局。

对于奉行民主集中制的尼共而言，党主席的权力相对而言是很大的，它直接涉及对党的权力的分配，也间接地涉及对政府权力的分配。但是，党内设置了两位主席，可政府总理只能有一名，这就意味着既担任共同党主席又担任总理的奥利有着更大的权力。因此，普拉昌达和奥利在合并谈判时曾达成平分总理任期的协定。然而，奥利并没有按时交权给普拉昌达的意思，普拉昌达也更希望成为党的唯一主席，并愿意以不谋求执掌政府作为交换。这也应该是2019年年底尼共中央书记处达成的解决方案的含义。^①

普拉昌达的诉求是奥利无法接受的，因为政府归根结底要听从党的领导，如果普拉昌达成为党的唯一主席，那么从原则和程序上看，奥利在党内的话语权必将遭到极大损害。所以，奥利方面要坚决维护共同党主席制度，党的事务必须由两位共同主席协商做出决定，至少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不能触动。普拉昌达等人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转而谋求利用在党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务委员会等机构中的多数优势，通过“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来间接地分享政府的权力，要求奥利政府必须要服从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奥利方面要维持对政府的掌控，就必须一面寻求论证党不能对政府“事无巨细地领导”的合理性，一面将内阁中的关键位置都变为“自己人”，比如奥利就将原属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内政部长拉姆·巴哈杜尔·塔帕（Ram Bahadur Thapa）和其他一些部长收拢过来，牢牢掌握着国防部、外交部等重要部门。普拉昌达方面发现了奥利的企图，因此在2020年8月和9月达成妥协时，既要求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首先在党内讨论，也要求对内阁进行重组。但是，奥利很清楚这样必然会失去对政府的掌握，因而拒绝了普拉昌达完全重组内阁的要求，而是只同意进行个别的调整；与此同时，奥利继续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单方面做出重要人

^① Binod Ghimire, “Dahal to Command Party While Oli Will Remain Prime Minister for the Full Term,” *The Kathmandu Post*, November 21,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19/11/21/dahal-to-command-party-while-oli-will-remain-prime-minister-for-the-full-term>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事任命，从而造成了权力分配的僵局，使普拉昌达—尼帕尔派决心利用组织程序使奥利辞去党的共同主席和（或）政府总理的职务。

设置党的共同主席以及奥利和普拉昌达两位党主席平分政府总理任期的政治安排是尼共（毛主义中心）同意与尼共（联合马列）合并成立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的前提要求。但由于尼共（联合马列）选举成绩远远超过尼共（毛主义中心），加上合并之初奥利派系占据相对优势，保持对政府权力的绝对掌控便成为奥利的底线要求。随着尼共（联合马列）的两位前主席兼前总理尼帕尔和卡纳尔选择与普拉昌达站在一起反对奥利，要求分享政府权力，奥利派系在党的书记处、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都成为少数，甚至“逼宫”——要求奥利辞去党主席或者政府总理职务，这正是奥利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管是2019年11月的协议还是2020年9月尼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的问题解决工作组的报告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在党政权力分配问题上双方形成了无法解决的僵局。

（二）指导思想僵局

在尼共成立前的合并谈判中，奥利和普拉昌达的共识是将党的指导思想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更具体的指导思想留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再来决定。这显然是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都奉行的指导思想；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马列主义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顺利发展，必须在尼泊尔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不断地创新。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此前都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尼共（联合马列）奉行的是“人民多党民主”，而尼共（毛主义中心）以“毛泽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提出了“21世纪人民民主”的理论。尼共成立后，在制定临时党纲和党章时，对指导思想的表述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概念——人民民主，可是对它的具体含义直到党的法理终结也未能说清楚，它似乎更多成为宗派权力斗争的倒影而并没有确切的内容。

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对于指导思想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两个共产党历史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共（联合马列）和“毛主义者”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尼共（联合马列）在1993年确立了“人民多党民主”作为指导思想，选择通过走和平的议会斗争道路实现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普拉昌达领导下的“毛主义者”在1996年宣布发动“人民战争”，走上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

由于路线的不同，两个共产党曾发生过十分激烈的相互指责。不过，到了2008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外环境都不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而是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不能短期内弥合，尼共（联合马列）内部的一些成员将“毛主义者”视为“破坏和平、崇尚暴力的好战分子”，而“毛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对尼泊尔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应该得到完全的承认，一些人仍然将尼共（联合马列）视为“修正主义”。虽然尼共成立后通过的临时党纲党章肯定了双方的历史贡献，但在行动上却有着差异。比如，普拉昌达在其“提案”中就指出：“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通过参加马丹—阿什里特纪念日（Madan-Ashrit Memorial Day）^①、苏卡尼烈士纪念日（Martyrs’ Memorial Day of Sukhani）^② 和人民战争烈士纪念日（Martyrs’ Day of People’s War）^③ 来增进党内的团结一致，而奥利同志似乎从未准备参加包括人民战争烈士纪念日在内的各项党内活动。”不过，党的历史问题毕竟不足以造成党的分裂及形成僵局。

另一方面是对当前应采用何种指导思想的争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形成了僵局。应该说，尼共（毛主义中心）对于指导思想抱有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因为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已趋于和平，为消弭“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斗争”的路线之争创造了条件；“毛主义者”在2008年以后屡遭失败，实力相对变弱，激发了其探索符合尼泊尔当前实际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内在动力。因此，普拉昌达一方是愿

① 马丹·班达里（Madan Bhandari）系尼共（联合马列）前总书记，是尼泊尔现任总统班达里的丈夫。吉夫·拉吉·阿什里特（Jeev Raj Ashrit）系尼共（联合马列）中央组织部前部长。1993年5月16日两人一同乘车遭遇离奇车祸去世，这一天被确定为马丹—阿什里特纪念日。参见袁群、王恩明：《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8期，第43~47页。

② 苏卡尼（Sukhani）是尼泊尔东部第一省伊拉姆县（Ilam district）玛依市（Mai Municipality）的一个村庄，与贾帕县（Jhapa）接壤。1973年3月4日（尼泊尔2029年11月21日）参与反抗国王政府的贾帕起义（Jhapa Uprising）的五位尼共（马列）成员在苏卡尼附近的森林被杀害。为纪念这些烈士，尼共（马列）在此建立了他们的等身塑像。1991年1月6日尼共（马克思主义）与尼共（马列）合并组成尼共（联合马列）（CPN-UML）。See “Sukhani Kanda: What is the Sukhani Scandal in Jhapa?” *Notes Nepal*, <https://www.notesnepal.com/archives/6841>; Tom Lansford ed.,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2015*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Q Press, 2015).

③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毛主义）武装尼泊尔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2月13日袭击尼泊尔西部罗帕县（Rolpa district）的霍莱里（Holeri）警察局，标志着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的开始。See Seulki Lee, “What th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People’s War’,” *Nepali Times*, February 12-18, 2016. <http://archive.nepalitimes.com/article/nation/the-spark-that-lit-the-Maoist-revolution>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意放弃“毛泽东主义”和“21世纪人民民主”等意识形态来共同寻求一个新的指导思想的；可这也向尼共（联合马列）提出了对等要求，即尼共（联合马列）也需要放弃“人民多党民主”。但尼共（联合马列）对“毛主义者”的“人民战争”的历史贡献有所保留甚至不以为然，认为当前的和平环境更应该继续贯彻“人民多党民主”的指导思想，奥利更是多次公开承认自己认为合并的尼共应该把“人民多党民主”作为指导思想。不过，尼共从形式上使用了“人民民主”的概念，可不同的派别对于它的具体含义有着不同的解读。其实，正如普拉昌达和奥利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文件中所显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党”，也就是应如何理解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诚然，双方都承认党应该领导政府，但要如何领导以及领导到什么程度，双方的主张是不同的。普拉昌达一方更倾向于认为，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应当由党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政府负责贯彻执行，也就是共产党领导政府的“传统”理解，即党和国家的权力应主要集中于党中央；奥利一方则认为，党和政府的关系应当有“边界”，党的任务是产生议会党团，产生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而议会党团和内阁成立后这些机构应当按照其自身的规定相对独立地运行，而不是经常受到党的干预，在这种安排下党和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于总理和内阁。这应该也是奥利一定要坚持“人民多党民主”的原因所在。不过，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斗争中普拉昌达一尼帕尔派更仰赖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联邦制来反对奥利，奥利反而更像一个要“废除”多党制并独揽党政大权的人。

虽然尼共合并前的谈判基本确定了指导思想问题留待党的代表大会解决，可在实践上单纯靠开党代会确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经过一个反复协商酝酿进而达成共识并统一思想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而是形成了另一个僵局。

（三）国家治理僵局

国家治理僵局涉及尼共如何组织进行国家建设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一尼帕尔派系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分歧同样仰赖于权力分配。奥利始终拒绝党对政府工作的“过度干预”，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国家，拒绝接受普拉昌达一尼帕尔派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双方形成僵局的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政府贪污腐败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等。

一方面是关于奥利政府治理的总体方向。普拉昌达在2020年11月13

日的“提案”中认为，奥利“从未通过政府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这一指责遭到奥利的反驳，奥利的自辩似乎更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奥利指出，他认为当前所建立的是“一个联邦制的、包容的、维护社会正义的、面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称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而“党内某些人士”认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制度仍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奥利表示，当前的任务是根除封建残余势力，不断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坚决抵制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反动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封锁；还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符合尼泊尔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奥利还列举了一系列政府治理成绩，表示政府当前的目标是实现“繁荣尼泊尔，快乐尼泊尔人”的愿景。奥利说，尼泊尔当前处于“过渡时期”，不能急于去“建立社会主义”。结合普拉昌达“提案”对奥利的指责，可以基本确定双方的焦点在于对尼泊尔基本国情认识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政府惩治贪污腐败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不力。2020年年初召开的尼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及2020年9月通过的问题解决工作组报告中，都提到了政府需要抓好疫情防控和惩治贪腐工作。普拉昌达的“提案”中列举了购置宽体飞机和印刷设备、通讯部长“录音门”、糖进口骗局、与私营企业在购置新冠疫情防控物资上合谋、在预算公开前泄露属高度机密的电动汽车收益率、违规进口巧克力等事件，指责奥利政府对有关责任人的“纵容包庇”；另外，普拉昌达还批评了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错误，在疫情初期过度封锁影响了经济社会运行，在疫情严重时又行动迟缓使疫情流行难以控制。奥利辩解说，政府一直在处理贪腐问题，但要按照民主法制的办法进行，同时列举了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将通过发起“廉政整风运动”，他称政府已经为疫情防控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和充分的努力。

相较而言，国家治理僵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惩治贪腐和疫情防控不力，而在于对基本国情认识的不同，以及尼泊尔处理同中国、印度及美国外交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印度、美国扩张主义势力的干预

从地缘政治上看，尼泊尔是一个在南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夹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扮演着“缓冲国”的角色，这使得尼中、尼印关系成为尼泊尔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尼印关系由于历史、民族、文化等原因则更为特殊。同时，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越来越将尼泊尔视为其实现“印太战略”的重要跳板。而不论对于美国还是印度，都不希望出现一个愈发独立的尼泊尔，更不希望由一个奉行共产主义的强大党派执政。因此，从2017年年底两个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以后直到尼共被解散，印度和美国频频行动，对尼共政府采取威胁、利诱和分化，激化了尼共的党内矛盾，加速了尼共的分裂。

对于印度而言，一个“驯服”的尼泊尔最符合其利益。作为南亚的区域性大国，印度长期以来将尼泊尔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同中国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使得印度竭力最小化中国对南亚的影响力。尼泊尔的关键位置使得其成为一个海权与陆权的交汇地带，通过对尼泊尔的掌控，印度可以将其掌握的海权向内陆延伸，对中国西藏地区造成明显影响。^① 2008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印度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对尼泊尔施压，干预尼泊尔政治。例如，2015年尼泊尔新宪法出台后，印度就借口马德西民族问题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封锁。鉴于尼泊尔在经济上对印度的高度依赖，这次封锁无疑造成尼泊尔国内的严重困难。2018年奥利领导的共产党政府上台后，在外交上一度表现出更加独立和更加倾向于中国的举动。一方面，中共和尼共两党频繁往来，共同举办理论研讨等活动；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尼泊尔，推动了两党、两国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在尼共政府的推动下，尼泊尔众议院于2020年6月13日一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与印度存在争议的三个地区正式划入尼泊尔版图，释放出强烈的主权独立信号。这些都对印度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威胁，印度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在尼共的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之时，奥利总理于2020年10月秘密会见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甚至外交部也被蒙在鼓里，这在尼共党内和国内引起强烈反弹，也使得奥利被怀疑成为印度实行“扩张主义”的新的“代理人”。在2020年12月奥利解散众议院并实质分裂尼共之前，还于同年11月先后会见了来访的印度陆军参谋长和外交代表，这不能不令外界怀疑奥利采取强硬姿态背后的“印度影响”。

作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域外大国，美国同样十分重视南亚地区，并相应地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尼泊尔的态度表现得十

^① 黄正多：《地缘政治考量下尼泊尔对外政策及我国的策略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3期，第25~31页。

分积极，主要体现在推广美国和尼泊尔在2017年9月共同签署的千年挑战公司援助协议的实施方面。协议规定美方提供5亿美元资助，尼泊尔政府投入1.3亿美元，用于尼泊尔国家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①这份协议也成为尼泊尔共产党两大派系争执的焦点之一。奥利派系和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德乌帕等希望将协议尽快提交众议院审议通过，^②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则认为当前的协议必须修改才可以提交审议。为此，尼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对千年挑战公司援助协议进行研究。该协议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的报告均将千年挑战公司计划作为在尼泊尔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工具，旨在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把尼泊尔列为其“印太战略伙伴国”。二是与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合作协议一经生效将优于尼泊尔的国内法，该协议甚至还需要“得到印度的同意”才可以实施，有损尼泊尔的主权独立。三是该协议资助项目只可以由美国进行审计，由尼泊尔出资的1.3亿美元却不得参与审计，无视尼泊尔的国家公共审计系统。^③美方对于这些质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直到2021年9月尼共被解散以及尼泊尔政局业已大变之时才明确回应千年挑战公司协议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也无意损害尼泊尔的主权独立。^④

综上所述，虽然没有更直接、更明确的证据，但是印度和美国的行为和态度已经表现出他们必然会全力维护和扩大自身在尼泊尔和南亚的存在和利益。秉持“冷战”思维的势力仍然企图将尼泊尔变为一个推行霸权主

① “Millennium Challenge Compa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ting through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and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 Acting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ttps://assets.mcc.gov/content/uploads/compact-nepal.pdf>

② Anil Giri, “Oli Asks Parties for Support to Ratify MCC in Parliament,” *The Kathmandu Post*, April 18,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4/18/oli-asks-parties-for-their-support-to-ratify-the-mcc-in-parliament>

③ “NCP Chair Duo Propose Endorsing MCC Compact through Parliament after Making Necessary Amendments,” *MyRepublica*, September 10, 2020, <https://myrepublica.nagariknetwork.com/news/ncp-chair-duo-propose-endorsing-mcc-compact-through-parliament-after-making-necessary-amendments>; Achyut Wagle, “Battleground Nepal: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s the US MCC Compact,” *The Kathmandu Post*, December 24, 2019. <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2019/12/24/battleground-nepal-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vs-the-us-mcc-compact>

④ “MCC Has No Hidden Agenda: MCC Responds to Govt’s Queries,” *Setopati*, Sept. 9, 2021. <https://en.setopati.com/political/156928>

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驯服工具。可惜的是，尼泊尔共产党没有经受住威逼利诱和分化，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合并归于失败。

三、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启示与教训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已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其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有评论认为这将成为尼泊尔共运的“分水岭”。从尼共合并失败中可以得到启示、经验和教训，为尼泊尔共产党人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人推动国际共运的复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尼泊尔国情相结合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不少尼泊尔共产党人在总结尼共合并失败教训时都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尼共没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这应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尼共合并整合的失败确实是由于路线不同，但这个问题绝不仅限于尼共本身，而是更广大的尼泊尔共运需要首先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方面，尼泊尔共产党人需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确定尼泊尔的基本国情，即尼泊尔当前到底是什么社会性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共运总体处于低潮，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的南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却成为一大“亮点”^①，尼泊尔共运的发展尤为突出，在2008年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时达到革命高潮。这段时间也迸发了如“人民多党民主”和“普拉昌达路线”等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尼泊尔特色的理论创新。可是在当前和平建设阶段，尼泊尔共产党人却始终没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不管是“21世纪人民民主”、“人民民主”还是“人民多党民主”，尼共党内都没法给予一个符合现时代的清晰阐述。一部分人认为现在已进入“为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时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尼泊尔并没有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而要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对基本国情的不同认识决定了

^① 张淑兰：《21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第145~156页。

不同党派在行动上的区别，而归根结底，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回答所导致的。毫无疑问，这是尼泊尔共运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首先解决的任务。

另一方面，尼泊尔共产党人需要明确界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当前，尼泊尔所确立的政体就是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共产党人到底要接受并积极融入这个体制，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改变当前的根本政治运行原则，这既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需要回答，尼泊尔共产党要通过什么方式取得执政地位；如果取得执政地位，党要怎样领导国家。尼共党内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僵局其实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对于党的历史的总结，是对前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后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确实已不具备再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不过如果今后又出现这样的条件，尼泊尔共产党人是否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从国际共运的历史看，还没有一个通过单纯的议会斗争成功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使命的先例，反而是屡屡见到跌入“议会迷”泥坑而放弃革命进而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例子。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尼泊尔共产党人深思。

（二）坚守共产党人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既不符合尼泊尔共运的利益，也不符合尼泊尔人民的利益。始终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应坚守的根本立场。尼共合并失败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这既是有效克服宗派主义、谋求党的团结统一的基本要求，也是判断党的组织程度和执政水平的根本标准。尼泊尔共产党人在2017年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充分表明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力量的信任，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合并既是两党对民众的重要承诺，也是符合人民期望实现国家政治稳定、推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利益要求的举措。同时，学者们也对尼泊尔共产党的发展报以极高的期待。^①遗憾的是，尼共的执政表现令人失望，它的解散反而成为搅乱尼泊尔政局和国家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同两党当初参加选举时所做出的承诺背道而驰。

应该承认，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从宣布合并成统

^① 张树彬：《尼泊尔共产党的演变与分合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4期，第75～83页；唐鑫：《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合并：挑战与前景》，《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6～113页。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到不得不恢复到合并前的状态，存在着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党内各派忙于对党政权力的瓜分和讨价还价，党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国家治理和新冠疫情防控上。党的中央书记处、常委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议程曾数次将改进政府施政和新冠疫情防控列入，但总是被关于权力分配问题的讨论所挤压，即使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也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党的各级组织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被削弱，舆论批评执政党和政府对民众漠不关心。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亟须政府担起组织全国上下同心抗疫的时刻，执政党和政府却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造成这样的局面应该说尼共党内的各个派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尼泊尔共运中的各党各派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观点、人民立场，那么可以想见，不管是权力分配、指导思想，还是国家治理，都不至于陷入不可解决的僵局。

（三）逐步克服宗派主义，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宗派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可以从历史观察中得到的特点和缺点。^①宗派斗争几乎从1949年最早的尼泊尔共产党成立就开始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能把所有的派别对抗和党的分裂都视为“宗派的”斗争。所谓宗派主义的斗争，应该被界定为从狭隘的宗派利益出发、为了一时的权力争夺和策略分歧而产生的斗争。从这个角度上看，尼共的这次分裂很显然是一次宗派斗争，因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各派为了派别取得相应的权力而展开的争夺。指导思想分歧和国家治理分歧当然也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个过程上看，这两个问题都被绑在了权力斗争的“战车”上，充当了宗派之间相互攻击的“弹药”。

同尼共（毛主义中心）相比，尼共（联合马列）的派别传统更为明显。尼共（联合马列）的奥利、尼帕尔、高塔姆等领导人都有各自的支持者。这种派别传统又继续影响了合并后的尼共，尼共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的改变主要是尼帕尔、高塔姆等原尼共（联合马列）领导人立场的改换所导致的，毛派虽然也有像塔帕那样转而支持奥利的人物，但并不能作为派别看待。尼共被判无效后，尼泊尔政坛一片混乱，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列）、人民社会主义党（Janata Samajbadi Party）等主要政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派别斗争，只有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毛主义中心）只是驱逐了那些跳反到奥利阵营的领导人，没有发生大的内部斗争。

^① 袁群、王恩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2期，第104~113页。

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派主义绝不是通过组织上的形式合并和颁布一些严明党纪的决议就能消除的，要根治尼泊尔共运的“派别文化”和宗派主义弊病，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还需要良好的客观环境。在一定时期内，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平衡各派利益，努力通过协商达成一致，逐步实现真正的统一；不能凭借多数或对特定权力机构的掌握将其他各派压服，这必将遭到其他派别的反抗，导致两败俱伤。而领导核心的形成一定要经过漫长、曲折、甚至是痛苦的探索，这不仅依赖于斗争的艺术，更依赖于能否正确认识尼泊尔基本国情和主要任务，发现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尼泊尔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目标。虽然尼泊尔很早就已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实际上受到的威胁并没有根除，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没有完全由自己所掌握。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尼泊尔的共产党力量应当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持尼泊尔的发展道路由尼泊尔人民决定，奉行尼泊尔宪法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妥善处理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尼泊尔的各个共产党普遍重视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尼泊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有着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尽管在历史上有过分歧，但在当前国际共运处于低潮、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情况下，双方的一致性无疑是居于主导的。二是中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都曾深受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之害，处理党际、国际关系比较成熟，能够比较容易地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良好关系。三是中国长期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作为外交宗旨，在国际交往中严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这同尼泊尔国家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四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繁荣富强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各国在合作中奉行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呼吁各国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推动各国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版，第491页。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一个稳定、繁荣、富强的尼泊尔，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更符合尼泊尔人民的利益。在尼泊尔共产党从合并成立到分裂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在坚持两国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了解尼共党内各方和尼泊尔政坛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看法，多次表达了希望尼泊尔共产党保持团结和统一的愿望。事实证明，中国和尼泊尔是互尊互信的好朋友、互惠互利的好伙伴、互学互鉴的好邻居、互帮互助的好兄弟。^① 作为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中国必将为尼泊尔实现“繁荣尼泊尔，快乐尼泊尔人”的目标发挥积极作用。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不会以损害他国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尼泊尔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合作之路将越来越宽广。

结 语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也结束了尼泊尔不到三年的政治稳定。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0月，尼泊尔政坛经历了深刻的混乱和洗牌，其间众议院两次被解散和恢复，奥利领导的尼共（联合马列）政府在中央级和省级被悉数推翻，带动了尼泊尔大会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尼帕尔派系最终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出来，建立了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社会主义者）[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Socialist)]，并加入由德乌帕领导的大会党、尼共（毛主义中心）、人民社会主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2022年将迎来尼泊尔地方和中央的换届大选。2021年年末，尼共（联合马列）、尼泊尔大会党、尼共（毛主义中心）等主要政党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集体，全力为2022年的大选做准备，包括尼泊尔各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治力量将面临一次“大考”。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三大僵局归根结底在于尼泊尔共运之中存在的指导思想不够成熟和基本路线不够明确，这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尼泊尔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印度和美国扩张主义对以尼泊尔各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积极实行威胁、分化、利诱政策。从长远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依然存在，尼共各党各派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团结的必要性，尼泊尔共运的发展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必将为实现尼泊尔的稳定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编 辑 吴兆礼）

^① 习近平：《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载《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2日，第01版。

“nation building” movement aimed to mold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Hindu nationalism by emphasiz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us”. This led to strong and proactive support for the BJP in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elections, causing another shift in Indian party politics towards “one major party” .

KEY WORDS: Fiscal Transfers; Nation Building; Party Identity; Bharatiya Janata Party; Hindu Nationalism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Failed Merger of the Nepal

Communist Party (NCP)

By Tang Xin & Zhang Shubin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 the contemporary Nepal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in Nepal politics more broadly was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to rule the merger of two Nepalese communist parties: the United Marxist-Leninist Party and the Maoist Party as invalid, thereby reinstating them as two separate partie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se two Nepalese communist parties was the deep rivalry between the Oli faction and the Prachanda faction, which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party’s split.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 on the attrib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name further result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validity of the merger. Fundamentally, the merger’s failure was a result of a stalemate vis-à-vis three key issues: power-sharing, guiding ideology and state governance. There were also a number of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threats from and efforts to fracture the party by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Nepalese communist movement were: that Marxism-

Leninism must be shaped around Nepal's actual succes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people must be maintained; that sectarianism must be overcome by building a strong leadership core; and that state sovereignty must be safeguarded against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KEY WORDS: Nepal Communist Party;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ectarianism; Guiding Ideology; State Governance